愛日精盧藏書志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四

史部

載記類

吳越春秋十卷 影宋刊本

後漢趙曄撰

右吳越春秋十卷後漢趙曄所著予既刻越絕書遂併刻之蓋二書實相表裏而曄又爲郡人其書固宜廣第訛舛特甚惜無從可以是正云嘉定甲申八月望日新安汪綱書

吳越春秋十卷 明初刊本

後漢趙曄撰 元 徐天祜音注 前有天祜序題舊序諸明

刻重刊本也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句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

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雎所為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為之傳注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著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雎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雎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遠雎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為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則徵推遠憭若蓍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己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雖讕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為世鑒獨為是邦二千年故實哉雎書越絕嘗鋟

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厲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毅義因廩羨財重刻於學不鄙謏聞俾以考訂且命序其左嘗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關不為無補遂不得辭厥既刊正疑訛適不自量復為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於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謬用臆見更定又無呈前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

前進士徐天祜受之序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注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祜音註

越絕書十五卷 明刊本

跋袁康撰 無名氏跋尾鈐虞山印記或牧翁故物歟

無名氏跋曰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為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為不孝會稽之棲苦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滅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己也故其卻公孫雄之請為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譏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

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華陽國志十二卷 舊抄本 錢磬室藏書

晉常璩撰　明何鏜吳琯本俱闕卷十上中兩卷此則足本也卷末有叔寶中吳錢氏所藏印兩印

李暨叔重刊序 嘉泰甲子

何氏手跋曰華陽國志十二卷初閱見其訛謬甚多疑非善本及以新刻對校乃知後來妄加竄定有使人笑來者此本尚存舊刻之真而出於錢叔寶家亦可信也康熙己丑焯記

黃氏手跋曰此書無宋刻則舊抄貴兼有郡先輩錢磬室圖記何義門跋并硃筆評閱語古色斑斕令人可愛祗本

蕃爛破損係義門返吳時覆舟黃流所厄恐不耐展讀命工重加裱托改裝倒摺向外庶免敝渝之患予友顧澗賓藏空居閣抄本與此同出一源然楮墨之間古意稍遜當讓此本為甲本因古書難得并書之以見蕘室而外空居亦足競爽也黃丕烈

江南野史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龍袞撰　原二十卷今闕十卷

錦里耆舊傳四卷　舊抄本

宋前榮州應靈縣令句延慶纂　原八卷今存五至八四卷

南唐書二十卷元刊本

馬令撰　序目卷一缺抄補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駡矣唐季五代大盜割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寖滅史官高遠慮貽後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太宗皇帝勅追錄所聞而忘遺取近率皆疎略先祖太傅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所并集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撰次遠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爲三十卷雖有慚於鈇鉞而誅亂尊王亦庶幾焉崇甯乙酉春正月陽羨馬令

嗚呼五代之亂符璽竊於大盜中國變於夷狄先王之禮樂制度掃地盡矣李氏初據江淮建唐廟以隆親與夫祖

契丹而絶其父者孰歴始郊祀於圜丘與夫何野祭而焚
紙繙者孰重五代之君若彼南唐之制若此則正統疑於
不存而僭竊疑於無罪也予作此書尊天子於中原而僭
僞之事則不爲南唐諱者豈無意哉蓋尊天子所以一天
下之統書其僭所以著李氏之罪其統既一其罪既著則
竊土賊民者無逋刑於天下後世矣昔孔子作春秋非徒
載其陳言也竊取其義以爲人道之大法而已予之所論
有合於此者弗可不察也王通之作元經第以進退南北
而亂其正統輒自比於孔子曰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
之權衡且孔子所書彼善於此則有之而正統常在於周
通之所書者宋魏之間其統未嘗一也使後世擾擾而不

知其正者必自通始嗚呼法春秋而不知春秋之法者豈特王通乎

南唐書三十卷茶夢主人手抄本

宋馬令撰　板心有茶夢齋鈔四字

目序見上

姚氏手跋曰正德辛巳予闻江陰葉潛夫云靖江朱生家有宋刻馬令南唐書許借未往迄二十餘年予恒往來於懷竟無所遇客歲館於宫保秦公偶鬻書者持元刻陸游南唐書來售殘編断簡漫不可讀姑手録之以備一家言今年春得主洛川張君家藝暇日乃出馬令南唐書觀之云是從先公宦閩時所録予曰此予二十年前求之未獲

者也遂抱疾錄一過藏諸篋笥庶爲陸游合璧若許鴻與同具馬端臨經籍考茲故畧云嘉靖辛丑夏四月晦日勾吳茶夢道人姚咨跋

安南志畧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黎崱撰

高麗史一百三十九卷抄本

明朝鮮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等奉敎修 前有景泰二年進書箋景泰二年朝鮮恭順王瑈名之元年也凡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傳五十卷目錄二卷合一百三十九卷高麗王氏自梁六帝貞明四年代高氏有其國

建元天授稱後高麗傳三十二主歷年四百七十五爲其

臣李成桂所篡國亡此書紀王氏一朝之事治亂興廢制

度文物粲然可考亦可云高麗之良史矣　四庫全書存

目有高麗史二卷蓋偶存之殘帙此則足本也

鄭麟趾進高麗史箋景泰二年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四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五

史部

地理類

三輔黃圖六卷 明刊本 臨毛氏斧季校

金吾受業師黃琴六先生臨毛氏斧季校宋本卷二建章宮條構字注御名蓋據南宋高宗時刊本也

序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此本據長洲千里顧君校本傳錄顧君又從吾邑毛斧季校宋本錄出者也首尾通爲一卷與隋志合元本有鉤乙行欵係每半葉十行行每二十字全

二十二三字不等惜其中有缺而未鈔殘處闕云無從全識其面目今亦不復備錄又中有宋本譌誤顯然者削去之其兩通及存疑可備參攷者並書於篇云道光初元拙經居士姪鑑校訖識

三輔黃圖六卷 先君子手抄本

[illegible]

歷代宮殿名一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舊抄本傳錄

宋翰林學士承旨太中大夫守工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臣李昉等奉聖旨纂 首周秦漢魏次西晉後魏周隋唐五代僞正統又次三十六國六朝北齊爲僭僞譜宋承五代五代承唐唐承隋隋承周周承後魏後魏承西晉故序

次如此

中興館閣書目曰開寶中翰林學士李昉承詔以前代宮殿池苑臺觀門闕名號見於載籍者集爲一篇上之（玉海）

一百五十八

直齋書錄解題曰歷代宮殿名一卷翰林承旨李昉等纂歷代及僭僞宮殿門闕樓觀圖苑池館名無不畢錄

禁扁五卷 舊抄本

〔元〕東平王士點纂次

歐陽元序 至順元年

虞集序 至順癸酉

自序

右宮殿簿

元和郡縣志四十卷 舊抄本

唐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李吉甫撰 闕卷十九二十卷二十三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三十六凡六卷

自序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 舊抄本 季滄葦藏書

宋朝奉郎太常博士直史館賜緋魚袋樂史撰 闕卷四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凡八卷每卷末有校勘未知撰人卷首有季振宜藏書印記

自序

輿地紀勝二百卷 影寫宋刊本 從錢塘何氏藏宋刊本影寫

宋東陽王象之編 是書敘述詳核採摭繁富凡沿革風俗形勝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釋碑記詩文分門臚載上可作考證地理之資下可為登臨題詠之助其所引書如國朝會要中興會要高宗聖政孝宗聖政中興遺史等書皆傳本久絕藉此得考見崖略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王象之有輿地紀勝二百卷今未見傳本則其佚久矣此本從宋雕本影寫闕卷十三至十六卷五十一至五十四卷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四十四卷一百六十八至一百七十三卷一百九十三至二百共闕三十二卷

世之言地理者備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記輿地有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紀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爲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析同異攷山川之形勢稽南北之離合資遊談而誇辯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今少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荊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觚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裒裒可聽然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蓋未能一二姑日以傳授而猶恐與時無所援依也余因暇日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

郡圖經參訂會粹每郡自爲一編以郡之因革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爲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名物亦庶幾開卷而盡得之則回視諸書似未爲贅也或者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山川奇傑之氣以爲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効子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爲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戾乎余因

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亦未可謂以迹拘也當從識者而問之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謹序

東陽王象之儀父著輿地紀勝一書甚鉅書成匄余為序且曰吾書收拾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使人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効奇於左右以助其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余告之曰昔昌黎韓公南遷過韶州先從張使君借圖經其詩曰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亦逢佳處便開看然則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是眞名人志士汲汲所欲知也然所在圖經類多疎畧舛訛失之鄙野多矣必得學者參伍考正而勒為成書然後

可據也本朝真宗時翰林學士李宗諤等承詔譔諸道圖經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今其書存者非十之三四甚可惜也然四方一郡一邑隨所至亦各有好學之士收摭記識甚備其目一一見於冊府纂錄最可稱者如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東西兩京新記及本朝龍圖閣直學士宋公敏求長安河南二志尤爲該贍精密今儀父所著余雖未睹其全第得首卷所紀行在所以下觀之則知其論次積日而成致力非淺淺者蓋其書比李氏圖經則加詳比韋宋所著記志庶幾班焉使人一讀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與夫風景之美麗名物之繁縟歷代方言之詭與故老傳記之放紛不出戶庭皆坐而得之嗚呼儀

爻之用心可謂摯矣然余又著語儀爻曰古人讀書往往止用賛以為詩今儀爻著書又秖資它人為詩不亦抑難隱所謂徒自苦而為它人作甘乎儀爻笑而不答余以是知儀爻前所與余言者特寓言耳其意豈止此哉夫昌黎大儒也固嘗六十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為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焉意其學也必也窮探力究洞貫本剽非著近世膚末狀髓為口耳之習姑以眩人夸俗而已是則昌黎道術文章之盛所以名當代而傳後世者非以此乎叢聞之凡為士者學必貴於博非博則無以至於約然其大歸必貴於有用則始為不徒學也蕭何從沛公入關先收秦府圖書故因以知天下

況塞戶口多少之處漢之得天下此亦其大助東方朔劉向皆以多識博極攈備天子訪問爲國家辨疑袪惑豈曰小補其事今見山海經首本朝劉侍讀原父奉使契丹能知古北口松亭棚可道里之迂直以詰敵人敵相與驚顧羞惡卒吐實以告士君子多識博極至此豈不足以外折四夷之姦心表中國之有人哉是則地里之書至此始爲有用之學至若許敬宗之對唐高宗翁能明帝巳得名所自遂過耽其長以矜怯于人此則爲士者之所笑而不道者也然則余之所望於儀父者固以朔向及劉侍讀之事豈但以資它人爲詩而已乎前言姑戲耳寶慶丁亥季秋三日眉山李壆序

口鳳口口誨墨示所著紀勝之書口拜涵讀略窺一斑輿地萬里如在目前備見學識之博收拾之富攷究之精會粹之勤不勝嘆伏作邑而有餘力及此豈俗吏所能爲哉久欲率諸公薦拔於朝以連日霖雨未暇及近方得與口帥言之亦不過在口鳳未行之前具此稟復伏幸知悉凡有手諭頒承下疑有闕

右謹具呈

七月日劄請大夫直寶章閣口口口制口口口口日事同知洪州口口日日曾口鳳劄子

直齋書錄解題曰輿地紀勝二百卷知江寧縣金華王象之撰蓋以諸郡圖經節其要畧而山川景物碑刻詩詠初

無所遺行在宮闕觀寺窟冠其首闕河版圖之未復者猶不與焉眉山李說齋季允爲之序

王氏輿地紀勝二百卷予求之四十年未得近始於錢唐何夢華齋見影宋鈔本假歸讀兩月而終篇每府州軍監分子目十二曰府州沿革若有監司軍將駐節者別叙沿革於下曰縣沿革曰風俗形勝曰景物上曰景物下曰古迹曰官吏曰人物曰仙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今世所傳輿地碑記目者蓋其一門不知何人鈔出想是明時金石家爲之也此書所載皆南宋疆域非汴京一統之舊然史志於南渡事多闕畧此所載寶慶以前沿革詳贍分明裨益於史事者不少前有嘉定辛巳孟夏自序寶慶丁亥季秋李𡌴序及會口

厥剳子篆之字儀父金華人嘗知江寧縣事不審終於何官其自序云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又云仲兄行父西至錦城叔兄中父北趨武興南渡榆瀘而陳直齋亦稱其兄觀之爲夔路漕則中父疑即觀之字又記一書稱王益之字行甫金華人蓋即儀父仲兄而其父之名則無從考矣此書體裁勝於祝氏方輿勝覽而流傳絕少雖闕三十二卷究爲人間希有之本予以垂老得寓目豈非大快事耶嘉慶壬戌中冬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新編方輿勝覽七十卷 舊抄本

宋建安祝穆和父編

輿地有書尚矣自上世九丘既逸而夏之禹貢周之職方

燦然明備至秦郡縣天下兩漢遂有地理郡國志歷代多倣之唐圖十道皇朝志九域皆是物也然秉筆紀載實難文獻不足無以參稽而互考非足履目覩則眞贋詳畧何從信之司馬遷貫紬經傳旁採子史又聞長老之所稱而必覩九江登五湖觀四海行淮泗而後成河渠之書東方朔誦詩書二十二萬言三冬文史足用又隨師踐赤縣遊五嶽行澤陂息名山猶以所見參酌山海經而後神異經十洲記始作學問不博聞見不廣涉歷不親而欲會集圖海九州山川風俗土產景物人材文章名數沿革之詳特證而已建陽祝穆和父本新安人朱文公先生之母黨也幼從文公諸大賢游性溫行醕學富文贍雅有意於是書

嘗往來閩浙江淮湖廣閒所至必窮登臨與予有連每相見必孜孜訪風土事經史子集稗官野史金石刻列郡志有可採摭必晝夜抄錄無倦色蓄爲紀載張本也且許異日成編當以相示如是者累年近訪予錢塘駐城之竹墩曰編成矣敢名以方輿勝覽而鋟梓以廣其傳庶人人得勝覽也君幸爲序以冠其首予不覩所載辭簡而暢事備而核各州風物見於古今詩歌記序之佳者率全篇登入其事實有可拈出者則纂輯爲儷語附於各州之末較之錄此而附彼舉略而遺全循訛而失實泛濫於著述而不能含咀其英華者萬萬不侔也信乎其爲勝覽矣學士大夫端坐廳几而欲周知天下操弄翰墨而欲得助江山當

覽此書毋庸他及所謂執璿璣以觀大運握要而以觀方來不勞餘力盡在目中信乎其為勝覽矣雖然我聘四方禹迹茫茫思曰關於先王經未賦於故疆必也志存乎修攘步極乎亥章使吾和史涉歷彌長聞見彌詳紀載益備張而勝覽益輝煌是乃為邦家之光予何得以攙據其旁

嘉熙己亥良月望日新安呂午序

始予遊諸公間強予以四六之作不過依阿公樣初不能工也其後稍識戶牖則酷好編輯郡志如者昌歎予亦自莫曉其癖所至輒借圖經積十餘年方輿風物收拾略盡出以誇予友乃見譏曰譬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予恍然自失益蒐獵古今記序詩文與夫稗官小說之類摘其要

語以附入之予友又唶曰天吳與彩鳳顛倒在短褐予復憾其破碎斷續而首末之不貫也又益取夫鉅篇短章所不可闕者悉載今文大書以提其綱附註以詳其目至三易藁而體統粗備予友亦印可焉予猶未欲以爲然也既又攜以謁今御史呂公竹坡先生幸不斥以狂僭辱爲之序走不足以當也嗟夫昔者孔子嘗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夫以一命令之出猶更四賢之手別乎陋闒謏見徒以兩耳目之所及而欲該天下之事事物物坎蛙窺天其不量甚矣雖然世有楊子雲必知是編之不苟豈直爲門六設哉若夫網羅遺逸啟發愚蒙予方有望於博雅君子嘉熙己亥仲

冬既槧建安祝穆和父撰

寰宇通志一百十九卷 明景泰刊本

明文淵閣大學士陳循等奉勅撰 成祖時採錄天下郡縣圖籍編纂方始成祖上賓更歷三朝未克竣事景帝即位繼述先志續命纂輯勒爲成書爲卷凡一百一十有九名曰寰宇通志英宗復辟以其書汎濫命儒臣刪爲一統志自一統志行而是書遂晦三百年來流傳絕少故著於錄云

景帝御製序 景泰七年

陳循等進書表 同上

右總志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五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六

史部

地理類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 舊抄本

宋朱長文撰

自序 元豐七年

常安民書後 元祐元年

林虙後序 元祐七年

祝安上鋟板序 元符庚辰

孫佑跋 紹興四年

乾道臨安志殘本三卷 抄本

元吳興劉淙彥廣撰　原十五卷今存首二卷

厲鶚跋

杭世駿跋

三山志四十二卷 抄本

宋梁克家撰

予領郡暇日訪撫諸以來遺蹟故俗聞晉太康既置郡之一百一十三年太守陶夔始有撰記又四百五十六年至唐郡人林諝復增爲之皆散逸無存者獨最後一百九十二年本朝慶歷三年郡人林世程所作傳於世自言視前志頗究悉然不過地里□□□土物產之大槩裒次亦復缺略迄今又一百三十九年興廢增改率非□□□闕不

書者十九矣追惟往昔之事不可復記目常以爲恨至耳
目所接訓未遠衹沒則又不急於紀錄歲月因循忽莫省
憶使來者復恨之斯古今□□爲甚惜也乃約諸里居
與仕於此者相與纂集討尋斷簡援據公牘採諸長老所
傳得諸閭里所記上窮千載建創之始中閱累朝因革之
由而益之以今日之所聞見厥類惟九靡不論載豈惟使
四方知是邦於是爲盛抑鄉古者有考焉書成爲四十卷
名曰三山志湻熙九年五月八日丁丑清源梁克家序

吳郡志五十卷 宋刊舊抄本

宋吳郡范成大撰 闕序目卷八卷九卷十一卷十四十
五十八卷二十三至二十五卷二十九至三十一卷四十

一四十二四十六四十七凡十六卷以舊抄本補

趙汝談序 紹定二年

吳郡志五十卷毛斧季校宋本

宋吳郡范成大撰 卷十一鄭守題名吳淵下毛本闕鄭霖等六人此本從影寫宋本從補

趙汝談序

新安志十卷刊本

宋羅願撰

趙不悔敘

自敘 淳熙二年

雲間志三卷抄本

宋楊潛撰　上中兩卷自封域至進士題名凡二十七門下卷則詩賦墓誌記序說箴銘祭文是也敘述僃核不漏不支蓋輿志中之有古法者

自敘　紹熙癸丑

會稽志二十卷會稽續志八卷　明正德刊本

宋施宿等撰續志宋張淏撰

陸游序　嘉泰元年

張淏續志自序　寶慶元年

嘉定鎮江志二十二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本傳錄

宋盧憲撰　原書不著撰人名氏案直齋書錄解題載盧憲鎮江志三十卷是書卷五寬賦有憲謹按曰云云卷二

十一雜錄有憲竊謂云云卷二十二人物雜記有盧憲論曰云云則是書爲憲所撰無疑卷十學校載嘉定癸酉教官盧憲謁廟事則志當成于此時若卷五常賦載及嘉熙寶祐景定德祐時事蓋後人所增入者首敘郡終拾遺凡七十三門而以郡縣表冠首體例謹嚴採摭繁富所附案語鉤稽考核亦極精密兩宋遺文所載尤夥考京口文獻者要必以是書稱首焉

直齋書錄解題曰鎮江志三十卷教授天台盧憲子章撰

剡錄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　高似孫撰

山陰蘭亭禊剡雪舟一時清風萬古冰雪王謝抱經濟具

二戴深經學余何純曰高逸也嗚呼山川顯晦人也人顯晦天也天下多奇山川而一褉一雪致有爽氣可謂人矣江左人物如此然二戴剡王謝亦剡孫阮翟又剡非天乎漢迄晉永和六百餘年右軍諸人乃識剡永和至皇宋嘉定幾千年史君尹剡訪似孫錄剡事剡始有史桑欽水經酈道元註道元魏人先儒辨其北事詳南事略似孫剡人也如其精覈俟剡人宋嘉定甲戌高似孫序

剡在漢爲縣在唐爲嵊州未幾復爲縣本朝宣和間以剡爲兩火一刀不利於邑故更今名邑舊有鄉四十後分十有三別爲新昌縣今所存纔二十七鄉耳夫州縣之名雖數變更然山川之盤鬱自若也使剡古而有志則歷代因

革廢興之典百世可知也予懼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故爲刻錄十卷錄皆高氏所作凡山川城池板圖官治人傑地靈佛廬仙館詩經畫史草木禽魚無所不載度此板可支百年後之人毋以印刓而輒廢斯書也宋嘉定八年歲次乙亥縣令鄞人史安之序

赤城志四十卷 明宏治刊本

宋陳耆卿撰

圖牒之傳尚矣今地險爲里縣不登萬戶亦必有成書爲郡以台爲名邪且稱輔郡綿涉千歲迭更數百守而闕亡以詔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蓋昔有守四人嘗屬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袤唐公仲友李公兼類執掌不克就

跋後黃公當學以命余偕陳維等纂輯焉會黃去怱怱任
就未備也束其稾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
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政遂復
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咨總權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
分司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既具余爲論沿
革詁異同劃鉅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
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內有
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於人情事立之孔卷授
之引微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爲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
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成於今不可成於昔也或曰
有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概述吏道以爲有司備書之所不

賣者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謀非不急之尤者邪然而莫奧於圖謀莫漯於簿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今公之爲政也剖蠹滌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於君子所急者尤拳拳焉用能以半載之間紉千歲之闕增十年之未隋洗數百年之因襲成四人之壓嗟夫此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謀爲然天下事皆然嘉定癸未十一月既望郡人陳耆卿序

謝鐸重刊序 宏治丁巳

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開慶四明續志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

本

宋羅濬撰續志宋梅應發等撰

四明志作於乾道述於寶慶詳矣然則何續乎所以志大使丞相履齋先生吳公三年治鄞民政兵防士習軍食與葺補廢大綱小紀也其已作而述者不復志昔人謂舊相作鎮者多不以民事爲意惟向文簡大尉官職勤於政事所至著稱公不均其逸而先其難過於文簡數等矣又謂寇萊公所至多游晏張文定倘蕩任情蔑盃縱遺公慨念海道東遂青齊鄰侮彌盜之方周防曲至世人未必盡知也若夫切切畎畝盼盼雨晴一游一詠可以觀焉故併載之於後以詔來者蓋公之學達於體用自身而家家而國

國而天下有本者固如是也豈規規然求度越於冠張二公哉雖然鄭猶故鄭也昔何爲而匱今何爲而豐者昔何爲而蕩無綱紀今何爲羅知理法覽者必有得於是編之外開慶元年中秋日門生廸功郎慶元府府學教授梅應發奉議郎添差沿海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新添差通判慶元府劉錫百拜謹書

海鹽澉水志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常棠撰

嘗謂六典不作無以考周家風土之厚薄貢賦之耗登圖籍不收無以知秦人山川之扼塞戶口之强弱此澉水之志不可無也澉水斗大一隅厥土斥鹵凡邸[illegible]之流時耗

賦之重輕道途之遠近聚廬之衆寡與夫選舉名數先賢遺跡素乏圖經茫無可考叔韶攷官于茲甫及半祺正欲搜訪輿理爲紀載史事鞅掌未暇也竹窗常棠字仲寓居是鎭一日告余曰郡有嘉禾志邑有武原志其載澉水之事則甚略焉使不討論聞見綴緝成編則何以示一鎭之指掌於是正訂稽考集作一經名曰澉水志澉水者蓋水經所載谷水流出爲澉浦者是也名仲其咨辭紹定三年重陽前一日修職郎監嘉興府海鹽縣澉浦鎭稅兼煙火公事羅叔韶序

紹定三年鎭尹羅儀甫屬余撰澉水志雖一時編集大略而儀甫滿去竟弗暇聞逾七八歲粤歲既久司正尤詳因

見過孫君來此聽訟優長遇事練熟雖鎮場廢壞非曉曩
比然能公謹廉敏明燭隱幽才幹有餘趁辦自足爰割己
俸售募鐫行水與袁統制開而喟然曰是書不刊於鎮稅
金務之前乃刊於鎮稅湖務之後甚可嘉已銳捐梓料肅
費其跋語元和郡縣志丞相李吉甫所制也後三百餘年
待制張公始刻于襄陽今余所編澉水志後二十七稘權
鎮孫君卽鋟于時阜則是書之遇知音不又大可慶耶竹
窗常棠

湻祐臨安志六卷抄本

宋施鍔撰　原書卷數無考今存城府山川兩門自卷五
至卷十凡六卷題稱臨安志無湻祐字亦無撰人名氏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周淙創爲臨安志其後湻祐間施鍔咸

謨

湻間潛說友歷事編纂皆有成書今惟潛志尚存鈔帙周施二志世已無傳云云是書所載事迹至湻祐止稱理宗爲皇上其爲施志無疑敘述簡雅徵引該洽所引祥符圖經宋代已佚藉此得稍存崖略遺文逸詩多有咸湻志所未載者書雖殘闕亦足爲考證之資也

城府小序曰自古圖諜所載郡國必繫之於山蓋陵谷之遷變不常而城邑之更易亦異山則終古表立而考論輿地者恃以爲識焉錢塘舊治武林山稍云逼江則今之湖固與江通也華信作塘乃徙平地則已漸爲陸矣若沙河

漾沙坑與所謂溺頭之類皆古水所及也隋代始州於椰浦西依山築城營慨然求所謂椰浦者已不可考而依山所築則今之鳳凰山也前治武林山治後鳳凰山兩山之間昔水今陸豈非天所以啟神明之隩乎厥今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巍巍煌煌不可倚已抑嘗聞長安之都八街九陌相為經緯中為馳道無得輒行而左右升降有上下之別是知壯麗以重威矣亦知京兆為郡國首矣然馬寥歷舉高結大袖之謠以為難或吏不奉法目山慢起京師周目有言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睨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曉已我學然則所謂為四方極為郡國首者要必有在而天造地設以成神皋威大之勢已非一時一世所積又

如是其不易然也故具論之敘城府第三

山川小序曰盖嘗登天目山憑仙壇石屋見山皆西南馳雙溪並趨而合于於潛縣尊岸似少駐回望天目曾雲中如沉雄古大將按轡北役山大勢不可遏少央縣己抵臨安縣大官山者直培塿耳循而至九鎖山蓋略爲盤礴環以天柱諸峰若甕止息者已而矗矗赴餘杭下武林靈隱山始韶秀而山於是左右分北高峯左轉抵葛嶺下標以保叔塔右轉一支挾南山標以雷峯塔二塔爲西湖門戶而山特派起爲南高峯犍以入蟠慈雲諸嶺翼爲七寶鳳凰山昂頭布尾若翔而集前界大江乃止吁亦歒異矣猶未爲巽也又嘗自黟歙諸山循行括蒼天台皆嵬岸崭特

至沃州下嶀嵊山漸平衍薄雲門會稽浸以鏡湖幾少舒暢文巒細嶺靡靡至西陵所謂越王山者旁率諸山咸聳亦界江而止吳越兩川於是相主賓而湖河衡貫爲然後囅然嘆曰山川無情也而天以是爲巧天非能巧也而氣以是爲會然則氣之所會天不知其爲巧山川不知其爲情彼大行黃河嵩洛雍渭之勢可坐想也夫杭之山川其美衆矣大較當以是觀之敘山川第四

淳祐玉峯志三卷續志一卷 抄本

宋陽羨凌萬頃陳留邊實撰續志宋陳留邊實撰 理該文核綱舉目張考崑山文獻者以是二書爲最古原書闕文頗多庚辰仲夏從陳君子準藏舊抄本校勘一過訂誤

補缺始稱完善云

崑山爲吳壯邑地險而俗勁田多而賦重弊積有年矣故於稽古載籍之事多缺焉考之吳郡志雖附書一二其詳不可得而聞公澤承乏學製毎與鄉校諸友議斯缺典欲網羅補葺然方有公事未皇也直學凌君掌儀潘君俱有俊譽慨爲己任搜訪掇拾斯已勤矣地理標名財賦之件目嘗與參訂至若廢置因革人物異聞視昔爲詳將求印證於多識前言往行者俄及瓜懼失其傳而二君之勞孤矣姑鋟諸梓以俟方來庶知今者果不謬古者猶可質云淳祐壬子中和節東嘉項公澤謹跋

郡縣必有志獨崑山無之豈前人之長不及此哉期會之

事有急於此則謂之不急也亦宜然徃徃無所稽來無所據識者每以爲歎永嘉項公出宰茲邑百廢具興一日下叩圖經事以萬頃嘗輯叙一二蓋略焉而未備也掌儀邊君尤勤於搜訪遂相與編次期年乃成本古今郡志所附而益以耳聞目見之可攷者大槩公之修創增益爲多昔人以芴比甘棠後之覽者猶芴然則是志爲不徒作矣博雅之士尙訂正之松臞凌萬頃叔度書

玉峰有志尙矣淳祐壬子編類於邊君直學之筆刊鏤傳信距今逾二十稔咸淳壬申余捧檄代庖斯邑繙閱是書頗有遺佚若派買之公田撥隸若學校之創主學建直舍或述前輩之詩而曰載諸雜詠者爲不見全璧之歎或題

掄魁之名而不竊入人物者有幹乘周鼎之疑是皆累於時之所不及失於見聞之所不逮耳余因以續志屬之遵君遵君曰某有志於此久矣敢不自力迺會粹古書捜覽今籍三閱月而書成增入者三十餘條改定者二十餘條混混乎風土之攸宜總總乎事物之備舉理該文核綱舉目張其長公訓導銓釋辨詠亦一新之余重鄉拜觀不忍釋手謀命工繡梓以壽其傳後之覽者與吾同志嗣而續之庶斯文之不泯也是歲中秋日合沙玉淵謝公應謹書

石湖先生志吳郡舊與龔滕周三君子相詮次有某人持某事求入志不得遂譁曰志非石湖筆也石湖嘆不辨崑志之作向出於二人之手事詞或未一今夏不揆續修將

以證前誤而紀新聞或有議其擅者其與識吳志者若相反焉於此可以知後進之視先達天地之相遼絕也於其鋟梓之畢書以自訟此意邊實謹書

余先世自常熟雙鳳里徙家嘉定西鄉迨余八傳矣嘉定本崑山地宋南渡始析爲縣徵吾鄉掌故者泝而上之嘗求諸崑山而宋元志乘訪尋累不可得意常恨之今春開𡻕又慍購得凌萬頃邊實玉峯志及續志亟假歸讀之志成於淳祐壬子續志成於咸淳壬申皆在析縣以後不叙嘉定事然遍覽近代藏書家目錄均未之及乃知天壤間奇秘之物固自不乏特未遇波斯不免埋没於瓦礫耳宋世士大夫宦成之後往往不歸故鄉而舉子亦多就寄

居求解此志所載人物如王綸劉遡吳仁傑陳宗名敖陶孫張僊趙監樂備輩皆寓公也王葆傳稱崑山自孫載登第甲于一周而葆繼登第邑人美之今檢進士題名則孫後王前尚有龔程龔況唐煇黃偉衛闐張德本六人殆皆由寄居登第而不由本縣申送者乎凌萬頃字叔度景定三年進士木陽羨人其父爲顧氏壻因家焉邊實本開封人擢容直學士肅七世孫自高祖以下始居於此志旣爲其曾祖惇德立傳而續志復爲自序一篇追本得姓之始遙遙華胄敷衍千言難免汰哉叔氏之譏矣嘉慶丁巳秋八月嘉定錢大昕跋於紫陽書院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舊抄本

宋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闕卷六至十卷二十九至三十三卷四十三四十四凡十二卷抄補

馬光祖序 景定辛酉

馬光祖進表

馬光祖獻太子牋

周應合修志本末

顧氏手跋曰此讀未見書齋所藏景定建康志依宋本舊抄也失去者十二卷六至十二十九至三十三四十三四十四堯圃既從家抱沖本抄完復以卷中闕頁屬予補寫意謂當是所據宋本模糊抱沖本雖有或係出於補板故不羼入而附於後蓋

愼之至也抱冲本有錢竹汀先生校語十餘條別爲一紙錄之嘉慶丁巳澗蕢記

黃氏手跋曰嘉慶丙辰從書肆得影宋抄景定建康志殘本九册有半問其由來蓋浙省書攤以此爲糢糊書籍之廢紙已去其二册有半彼以素紙易之故奇零如是予因假抱冲本抄補至丁巳冬蕆事抱冲本爲鎭洋聞公名珽字書臺之所藏與嘉定錢少詹相友善少詹嘗從借觀故附校語於其中黃丕烈識

又曰嘉慶庚申陽湖孫觀察借予是本寫樣付梓孫僑寓金陵從節署獲覩康熙間

勅賜宋本間有闕失故假影鈔本相勘辛酉冬以原書歸予并

惠新刻本于逐一繙閱其間實有譌處宜增補更改者如卷一第六葉留都圖原本闕宜存空白卷十三第三十二葉原本有宜補卷二十二古南苑以下行款改宜更正卷二十九第一葉卷四十五第一葉文與俱宜更正未知校勘時何所據而不遵影宋本也壬戌小春丕烈識

景定嚴州新定續志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鄭瑤方仁榮撰

方逢辰序曰郡之有誌所以記山川人物戶口田賦凡土地之所宜也嚴於浙右為望郡而界於萬山之窟厥土堅而隔止不受潤下不升鹵雨則潦霽則槁厥田則土淺而源枯介乎兩　節節級級如橫梯狀其民苦而耐其俗嗇

而野其戸富者畝不滿百其賦則土不產米民僅以山
而入帛官兵　廩率取米於隣郡以給而百姓日糴則取
給于衢婺蘇叉之客舟較之浙右諸郡其等爲最下下而
嚴之所以爲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賦不以戸口而
獨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風在也郡誌自淳熙
後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餘年矣吳越錢君可則以太府
丞來守嚴政事之暇爲之訪蒐以補其缺編創訖事走書
屬予爲序予謂嚴爲我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建旄之地今
皇儲賜履則封則一郡之山川人物風俗戸口田賦職方
氏皆欲究知之矧惟天子望則勤恤民隱凡州牧之出辭
入覲必詳訪焉是編之作非惟可以備顧問亦可以少助

胥吁民瘼之為一也 鼓峯集

咸淳臨安志一百卷 舊抄本

宋潛說友撰 闕卷六十四卷九十卷九十八至一百凡五卷

恭維聖宋受命奄甸萬方大明中天孱僭自息迺太平興國三年吳越以其地歸我職方氏是歲杭始置守丞建炎陞府遂爲行在所按古志杭舊屬會稽禹於此舍航而陸故名恭聞光堯大駕初臨登郡治中和堂作爲歌詩慨懷夏后氏之烈聖心曠數千百載而神交固有發乎禹蹟之外其亦見夫流風遺俗得過化之所存而有感焉耳嘗試觀之有車船稽橋之蹟故其人至於今忠以勤有苗山封

爵功德之會故其人至於今勸於爲善有織貝橘柚之貢故其人至於今知尊君而愛親錢氏生長其間世習自然國三世四王而終不失其臣節迨宋之興也深察夫人心歸德之天如川斯赴莫之能止則一旦決然舍去其固有之業以委命于朝忠歟誠忠矣抑杭之人何莫非忠懿天地之間燥溼風雲萬物一氣杭獨（字空十）之所嚮者還如帝王正統所在焉故也自國家賑之如在甸服率選（字空十）地大故要必有所甚重者湛恩釀化涵浸滋久蓋固結而不可解南渡艱難之際菴倪提攜左簞右壺牛酒相屬於道頓首六軍之下如見父母舊有須藥貢據屢更大震撼而莫之變遂川承我命於茲新邑迹是三百年間杭之有功

於國家也甚大而祖宗之有德於杭亦深矣開慶羣小誤

國召戎一時謀臣或倡異議幾搖根本賴先皇帝斷自上

志獨倚今太傅辯章國公外頓八紘內維九鼎宗廟社稷

之靈恃以安寧卒之披攘崇霧再奠宇宙至今六街九陌

歌鼓四時往往相與咨歎不圖復見今日烏乎我理宗有

德於杭也不又大歟杭之福諸夏之福也肆皇上克篤前

烈宅中圖大不以邇臣爲不肖俾殿是邦幸邀朝廷治平

年穀屢登浩穰之府化爲清淨因得以蒐其秕糠暇日觀

故府閱郡乘或病其漏且舛乃葺而正之增而益之凡爲

圖爲表爲志總百卷而冠以行在所錄尊王室也既成上

之天府以備政教之萬一焉禹貢稱冀州既載桴者謂以

貢賦役事載之書其於天子所自治之國謹重周如此九州攸同言歸舊京聖子神孫尚无念我光堯懷禹之遺志云中奉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兼知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點檢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縉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臣潛說友謹序

嘉禾志三十二卷

元徐碩撰

圖志之書古史筆也成周職方掌天下之圖外史掌四方之志事亦重矣嘉禾爲志何昉乎猶記袁倪衡爲郡治中其家嘗有古書江浙圖志無不備獨禾興闕然非闕也禾

輿經邑爲州才三百載五代至宋初皆倥偬不暇眞宗景德四年嘗詔諸道修圖經俾得海鹽一志而已淳熙甲午郡守張元成始延聞人伯紀爲郡志此作古也前乎伯紀所謂舊經雖博覽之士無所見其簡略可知後乎伯紀郡守岳珂嘗命鄉先輩聞表卿重修且徧檄諸邑搜訪古跡可謂勞於用力者未成而勸翁改調上而無紀錄之册可參次而無老成之士可質又次而無賢子弟可詢其家世其欲正譌補闕豈不難哉仰惟皇帝考圖數貢自北而南此不容於浸廢往者郡經歷單君慶因請重修郡博士徐君碩承命屬筆搜獵散亡其綱正其篇目加多既完矣而毋巨之板則未也蒙山劉公傑來殿是邦踰推翟公汝爾

敢其識諸路官又相其成可謂是書之幸夫圖志重事也其存亡夫豈偶然啻次宗非無豫章紀洪駒父求之不得見范石湖非不纂吳郡志以妄譏而不得刊今嘉禾志闕而余紀而續郡侯其有功矣哉昔寶德元不能對帝巨之問人到於今陋之今郡人得是書可以不爲德元矣余故喜爲之辭至元戊子孟夏里人郡晦序

郡有志倣九丘遺意也書以志名凡一郡之事皆在所當錄豈特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而已哉嘉禾在春秋爲檇李至吳黃龍三禩以禾生由拳野故名自春秋距今千七百餘年其間有沿有革有廢有置世道汙隆之故人物盛衰之由與夫山川風景之所以殊郡邑事蹟之所以異其可

紀者何可勝數而舊志多簡略弗載宋嘉定甲戌郡守岳侯珂悼前哲之遺闕首命郡先輩關表卿栻任行人子羽之事編纂將上而岳侯去鄉論惜之越六十三載吳帝撫有江南寸天尺地無一不入版圖丙迺至元甲申克齋單公慶來佐郡幕公餘過從輒清談竟川何喟然歎曰圖志非闕典歟遂創議檄委郡博士徐君碩重加修纂君承命三歲一上法也此邦自總府開藩亦既數年而郡志未脩惟譔網羅散失抉剔幽眇攷古訂今裒集會粹釐之爲卷者五今之爲卷者三十有二裒之爲門者二十有五今之爲門者四十有三彪分臚列此志得爲全書徐君之用功亦勞矣編成而萊山劉侯傑實來一日騎驚戾泮路推良

佐翟公汝弼以是白侯侯喜退而謀於同列同列亦喜亟命工刻諸梓時與人會事與機投真不虛是書之遺昔吳茂先志博物士歎其才蕭相國收圖籍史建其識向非侯有相國之識烈以其知戶口爲急務則此志編而不刊與不編等徐君雖有茂先之才其何以自見是舉也侯既能俾創議者不至爲岳之中沮又能俾修纂者不至爲閣之徒勞侯亦賢矣哉侯不鄙陋余序奚敢以老鈍辭雖然此一郡事也侯賦政於外屢殿名邦入坐廟堂將以均四海爲己任他日志輿地志九域必有能紀侯之勳業者侯其勉之至元著雍困敦孟夏朔日里人前進士納軒婁唐天錫書

類編長安志十卷　舊抄本　蒙竹堂藏書

元京兆路儒學教授駱天驤纂編開成路儒學教授蒋延年校正　是書取宋敏求志删去繁蕪撮其樞要增入金元沿革分門類聚故曰類編宋元地志大江以北自齊乘外無一存者是書雖以古蹟為主凡州郡之變更城郭之遷移以及山川名勝宮室第宅邱陵冢墓與夫古今興廢之殊名賢游覽之作無不備錄又附之以紀異辨惑而以石刻終焉則列之郡縣志中尚無不可所採如地理叢編三輔會要今且無有知其名者金元詩文所載尤夥俱足以資參考是書也非所謂絶無僅有者歟卷首題蒋延年校正延年嘗創注人倫大統賦著文淵閣書目蒙竹堂書

目俱著錄此本有葉伯寅圖記及葉氏藏書印記知即菉竹堂舊藏本也

雍之長安其來久矣乃古之鄉聚名在豐鎬間周秦時已有之李善西都賦注漢高帝都關中築宮城擇嘉名可長安於子孫故曰長安城可長樂於宮室曰長樂宮長安之名自此始著宮室記曰秦之咸陽北至九嵕南至南山東至河西至汧離宮別館相望聯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犬馬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遍至漢武廣開上林苑中有三十六宮二十二觀秦之故宮莫不增葺秦迄今寥寥千五百載兵火相焚蕩宮闕古蹟十亡其九僅有存者荒臺廢苑壞址頹垣禾黍離離難以詰問故老相

傳名皆訛舛如秦莊襄王陵爲韓信冢漢長安城爲陽甲城隋太極殿基爲走馬樓董仲舒墓爲蝦蟆陵漢武太一谷爲炭谷唐興慶宮爲九龍池雖有舊記各紀一時之事其沿革互換之名各不同宋敏求編長安志自周秦至唐宋唐京兆府管二十三縣宋永興軍領十三縣華耀乾三州鳳翔一府關商同二州華止有渭南蒲城兩縣殿邠一名今爲三縣漆沮二水同爲一河漆出耀州俗號石州河至櫟陽南交口合渭沮出同州號洛河三合口合渭相去百餘里爲漆沮一河其故事散布州縣難以檢閱僕家本長安幼從鄉先生游兵後關中前進士碩儒故老猶存百人爲士林義契耆年文會講道之暇遠游樊川韋杜近則

雁塔龍池其周秦漢唐遺址無不登覽或談故事或誦詩文僕每從行故得耳聞目覩每有闕疑再三請問皇元皇子安西王胙土關中至元癸酉創建王府選長安之勝地王相兼營司大使趙以僕長安舊人相從遍訪周秦漢唐故宮廢苑遺蹤故蹟自豐鎬阿房未央長樂太極含元興慶魚藻靡不登歷是以長安事跡足履目見之熟從心之際每思舊志散漫乃剪去繁蕪撮其樞要自漢晉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縣引用諸書檢討百家傳記門分類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賢詩文長安景題及鴻儒故老傳授增添數百餘事裒爲一集析爲十卷目之曰類編長安志覽之者不勞登涉長安事迹如在目前豈不快歟老

眼昏花中間多所脫略訛錯更俟好古博雅君子改而正之元貞丙申中元日藏齋遁老駱天驤引

長安古都會也自周秦漢魏已降有國者多建都於此所以山川之形勝宮室之佳勝第宅之清勝丘陵之名勝爲天下最以其歷代沿革之不同互換之或異有好事者各書以志之如三輔黃圖三輔決錄西京雜記關中記景龍文館記等書或失之於繁或失之於簡莫如長安志之詳且盡也然或問一山一水一臺一榭茫然莫之能對良由卷軸之多分布散亂未能詳涉而遍窺也學者病之藏齋先生駱公飛卿辭勞利而遠市朝老於翰墨者也讀書樂道之餘取長安舊志前後二十卷十餘萬言門分而類別

之使水能會涇渭灞滻之名山能萃太華終南之秀凡都
邑宮觀丘陵墳衍沿革興廢之名賢豪居處之迹士夫經
行之地僑人題品之文又法於下棋布星羅若綱在綱有
條而不紊書成或病其碎愚曰世之類書多矣如儀禮則
指某事而必窮其源通典指某事必詳其要通鑑事總尊
垌文類皆此意也儻人物混則孰能辨夷夏之殊五穀雜
則孰能辨菽麥之異且志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不如是
則不能成治道而贊化育也物且如是書何不然若鋟木
以行使游秦者不勞登涉而知地理之詳未至秦者得覩
此書日下長安宛在目前矣又不可謂秦無人焉大德戊
戌清明后二日安西路儒學教授鹿溪賈檥文谿序

九丘有書九州有貢地理有志寰宇有記皆四海之學也或有山崩川徙陵遷谷變歷代沿革隨時發興所以不能必其主名儻非識究堪輿學探今古至有皓首弗克致其知者方輿雖未遍覽而所居鄉國懵然未知可乎哉京兆教授駱飛卿長安故家也嘗集先儒舊志并古人詩文從游而識閱訪鄉老其所得者其載無遺目曰類編長安志而廢殿荒陵離宮別館城郭之抵益州郡之變更脫遺者增補訛舛者訂定駱公自序已詳之矣兹不必云較之舊志一完書備長安古都會也是編一出或乎居暇日披覽於几硯之間其周秦漢唐遺蹤故實不待詢訪一一可知足跡未及如在目前使居是邦者胸中了然問無不知亦

士君子之一快也駱公用心仁矣大德戊戌夏四月中澣日前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奥魯管內勸農事山木老人王利用序

大德昌國州圖志七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馮復京等撰

史所以傳信傳而不信不如亡史故作史者必擅三者之長曰學曰識曰才而後能傳信於天下蓋非學無以通古今之世變非識無以明事理之精微非才無以措褒貶之筆例三者闕一不敢登此職焉然而有天子之史有諸侯之史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諸侯之史也後世因之郡各有錄所以備天子史官之採錄亦豈可易言哉若

昔素王刑賞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之君臣游夏不能贊一辭司馬氏以良史才而作史記議者皆猶謂十二諸侯年表為散亂於聖經然則侯邦之志亦以記事纂言也而可易為哉往宋末運人主好諛宰相導諛士大夫習諛內外遂以成風操史筆者多患得患失之夫希合觀望不惟泯其實以誣公朝之是非抑且飾其虛以騁私意之向背故光甯理三朝之史皆權臣黨與之蕪辭而郡縣間一時之志亦侈牧誇張之謏筆今宋史既與國偕亡惟志書之見於郡縣間者版籍所討或以寡為多風土所宜或以亡為有形勢所在或以險為夷貢賦所出或以儉為泰評人物則多過情之譽陳民風則少退抑之辭粧飾富麗誇為美

觀群聚其實百無一二苟上之人按其圖數其實流毒貽害可勝言哉昔蕭何入關收秦圖籍文書具知虛實險要用以相漢厥功茂焉籍使今世或有踵蕭何之智信往宋所存之記載責其實於天下郡國豈不敗乃公事余益以悲世變之至宋獨圖書文籍一事繫空稱僞觀不如秦之猶爲務實而且貽禍於來世著生也昌國中海而處由縣陞州而州志不作此固使厥吏不知稽古之務而爲乞者亦有罪焉余來首訪圖經徒起文獻不足之嘆越歲餘始於埜民搆得其籍大率浮誇如前所云竊欲刊削且著混一以來之沿革既以授州之文學士屬余往吳中此事遂癈今瓜戍已踰滞留卧疾豈其機乎乃趣學官据撫舊載

芟其蕪纇其不實定爲傳信之書使州之闕文著於所補以俟掌建邦之六典者采焉故序作史之大略與異時文勝其質之流弊俾二三子知所決擇而復有以告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嗚呼史闕則紀綱將板蕩而無稽矣是豈斯民之幸聖人猶幸闕文之及見也蓋逆知他日諸侯惡其籍之害己而去之也今余於舊志得之旣難本復無二三子不亟圖之余幸而受代則是籍之存於有司者幾矣嗚呼猶欲及於闕文得乎大德戊戌七月朔日

潼川馮復京序

延祐四明志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袁桷撰闕卷九至十一二三卷

自序曰成周疆理之制審於王畿首合同姓以夾輔至於四履則必假異姓焉以控揭之先後疏附曲盡其制何周且詳也四方之志猶懼其不能以悉知也則必以外史掌之計亡入秦而書具在區區刀筆吏獨能收其書據要漢中大豈偶然也哉世祖皇帝聖德神武混一寰宇首命秘書監儒臣輯大元一統志況幾達略與昔聖人意旨脗合然而郡志缺落其遺軼未備焉者不復以徹於上焉候澤潤之四省為中秘官知之矣暨守四明乃曰明舊有經今為浙大府浙東七州推明為首阨塞戶版物產地利是宜究繁以待問清風舊德與昔之高門巨閥觴於宅里者獨可考也謂循久為史官宜有巡柄舊附之洙泗遺俗稽之

以久遠者道德之澤也詫鐫銖之利以害於若民昔人之
所不道空虛說增農月益困甚者耗其山林屋室之儲奉
書詣庭者幸符契爭莫能已是紛昔之無知者根其禍也
嘗考吾作書訓子弟首厚而內政以魚鹽為急儒者訴之
離川負山橫江嵗阨於水旱河渠是先牧民之本推其沿
革覽其山川知昔時得人之官威室戶口之無恒釋道遺
文之盛衰是皆足以增其永嘆焉者矣乃為十二考以志
其事遂不敢以荒落而有辭也馬侯為政愷悌惻隱以宜
於民民以不病郡博士吳君某勤恪承命詢求州縣之所
宜聞者具備因是得以成書焉

至順鎮江志二十一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本傳錄

不著撰人名氏　案至順時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曰明里答失至順二年六月七日代曰狗兒至順二年六月七日至總管曰脫因至順元年十一月一日至曰兀都馬沙至順四年正月十一日至脫因下備載祖父名位爵謚及脫因歷官始末較他人特詳其時之參佐則趙禹珪王傑孔世英學官則韓琪徐圓或者脫因任總管時命僚屬所修歟始敘郡縣考古凡一百門而亦冠之以郡縣表徵引詳贍叙述該洽土產貢賦兩門臚陳名狀尤爲賅備至於郡守參佐遠溯六朝鄉賢寓公近蒐元代與嘉定志互相補苴是亦足以相輔而行矣

金陵新志十五卷　元至正刊本　陳眉公藏書

元前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張鉉輯　卷首有糜公印記

郡志之見於世者多矣其間名是而實非語此遺彼者比比皆是求其紀載有法序事詳密使人如身履其地而目擊其事者則百不一二見焉豈以其陵谷之變遷事文之繁縟故紀述有難詳與不然何其可觀者鮮若是哉甲申春浮光士張君鉉以其所撰金陵新志首藁見示其修志本末略曰首爲圖攷以著山川郡邑形勢所存次述通紀以見歷代因革古今大要中爲表志譜傳所以極天人之際究典章文物之關繫以摭遺論辨所以綜言行得失之微備一書之旨至其叙又曰文據其實事從其綱亦詳矣哉是年夏集慶路將以是編鋟諸梓上之臺僉曰善且以序見屬辭不獲命應之曰是編首藁固嘗見之而有以知

其敘事之詳也使其中皆然豈不能使覽者如身履其地而目擊其事哉予聞張君博物洽聞而作事不苟於是編也容有始詳而終畧者乎是夏四月初吉奉直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索元岱序

修志文移

修志本末

崑山郡志六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書抄本傳錄

元浦城楊譓纂 元成宗元貞二年升崑山縣爲州故云郡志是書分目十五簡核謹嚴誠有如楊鐵崖序所云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蕪者惟書止六卷與序二十二卷之數不符或經後人合并歟

崑山州楊才抱其先人履祥公所著州乘凡二十二卷則其友袁華謁予錢塘曰先君嘗以州之志籍多散漫疏漏更而新之積勞於此者蓋十餘年而獲成此編今州監孛羅帖木爾將壽諸梓君子與才系同出浦城文公十葉後幸惠一言引諸首余謂金匱之編一國之史也圖經一郡之史也士不出戶而知天下之山川疆理君臣政治要荒蠻貊之外與出國史之信也不入提封而知其人民城社田租土貢風俗興同戶口多少之差由郡史之信也然則操志筆者非有太史氏之才孰得與於斯乎吾襄入吳竊見公所著未刪舊編之錄凡若干卷今之修史者購之而未得也又有帝王圖辨素王道史姓氏通辨行於時吁公

之博學有史才可占实宜其成是書也立凡務例言博而
能要事核而不蕪與前邑志不可同日較工拙也且吾聞
崑山自縣陞州戶版與地利日增租賦甲天下郡縣市買
之舶萃焉海艚之般出焉庸田水道之利害在焉忠臣烈
女代不乏絕鴻生碩士爭爲長雄不有史才者出而任筆
削何以爲是州之信史哉吁是書之得託者今幸矣故余
不辭爲之敘抑予又聞公所著𢑴聽爲採書使者賺而去
之而貫餌罔及焉以才之不乎而公九泉之憾也故併敘
及之公諱懋字履祥東溪老人其自號云至正四年秋七
月泰定李黼榜賜第二甲進士會稽楊維禎序

崑山本縣也元成宗元貞二年升縣爲州故履祥此書有

郡志之名延祐中移州治於太倉故志中有新治舊治之別新治今太倉州城舊治則今縣也至正中仍徙州舊治則履祥已不及見矣鐵崖序稱二十二卷今按之止六卷首尾完具豈鐵崖所見乃別本耶此書世罕傳本嘉慶丁巳十月假妙士孝廉所藏舊鈔本讀之嘆其簡而有要因綴數言於末竹汀叟錢大昕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崑山郡志元楊譓撰鐵崖先生敘云二十二卷今止風俗起至異事止十六門其六卷蓋不全本也竹汀詹事跋云首尾完具疑鐵崖所見爲別本其說非也地志首重建置沿革輿圖城池鄉都橋梁水利戶口賦役學校官署壇廟祠宇諸大目今皆缺而不載且楊敘

小明言崑山自縣升州戶版地利日增賦稅甲天下州縣庸田水道利害所在而志中絕不及之其非完帙可知此與全書之後六卷幸梓鄉名宦人物雜記諸卷尚存足備宋元來是邦之掌故不以殘缺忽之可耳道光甲申春正

上元廿某淡摭要記

重修琴川志十五卷　影鈔元刊本　舊本影寫　從外舅言研儒先生藏元

宋盧鎮撰　琴川志自宋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創修後迨嘉定庚午縣令葉凱始廣其傳至淳祐辛丑縣令鮑廉又加修之然後始編成書更百餘年舊梓殘毀無遺鎮屬耆老搜德顯等徧求舊本參考異同重鋟諸梓則鎮特因鮑氏原本重爲刊板耳非有所更定也案自序曰其成書

後凡所未載各附卷末是則孔分附卷末者皆鎮所增葺以補鮑氏所未備者故仍題鎮名云

戴良序 至正乙巳

王栢序 寶祐甲寅

褚中序

自序 至正癸卯

龔立本跋 崇禎己巳

蘇州府志五十卷圖一卷 抄本傳錄

從陳君子準藏明洪武刊本

明郡人盧熊撰

始沿革終集文而冠之以圖十八圖後各繫以說吾郡自吳郡志後宋章惹元趙鳳儀遞有撰述皆未克竣事盧氏考之繁撮要損益舊志勒為成書一郡文

獻巍然大備攷吾郡掌故者以之繼吳郡志爲可也

吳在周末爲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爲東南最盛歷唐越宋以至於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國革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者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删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纂與志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懋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亡書籍散軼元趙鳳儀爲總管嘗集諸儒論次遂闕會陞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閔前志之乖紛以爲苟不會而萃之恐不足示來者乃攬衆說摭遺事芟繁取要族別類分爲志以述地理都邑文學祠祀

食貨兵衛之屬爲列傳以見古昔人物之美其目曰名宦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技之長及其事有六可棄者附焉前爲書圖以著疆域之異同後有集文以備古今之制作總之爲五十卷於是數百里之内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崇武十一年知府廬陵李侯亨嘉是書之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内艱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繼其職遂督成之熊川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爲中書舍人以余有同朝之好請叙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爲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内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後世郡縣專

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施儼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當為封國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熊獨能奮然以筆削為己任效史漢之法損益舊典為一郡虞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此書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蹟以為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勾吳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為教不亦大哉余喜熊能急於世俗之所緩篤於好古也為序其槩俾刻焉洪武十二年四月既望前翰林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敘

右都邑類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六終

史部

地理類

水經注四十卷舊抄校本

魏酈道元注　是本係馮氏己蒼手校黃筆塗改者據柳大中影寫宋本也行間青筆側注者據朱鬱儀校本也紅筆增改者據謝耳伯所見宋本也每卷末俱有馮氏題識

馮氏題識曰校用柳僉本黃塗改者是奇事用青△朱改亦用青惟言瑋何用黑○或△此本不誤而柳本誤者亦用朱筆側注柳本所作之字直用紅筆增者謝耳伯所見

宋本也

又曰校閱此書俱綠樹僉宋版印抄本行間青筆將朱堞

瑋蘐儀所校

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一卷抄本從陳君子準藏明嘉靖刊本傳錄

元陳恬撰　上虞有三湖曰夏蓋曰上妃曰白馬五鄉民田五鄉者永豐上虞寧遠新興孝義鄉也實賴其利自唐迄元興廢不一恬裒集古今沿革與役事皆暨公牒訟牘歌謠碑刻以及疏濬閘築之規啟閉蓄洩之法臚載無遺俾後之有志水利者得以據籍而求是亦可云留心經濟者矣

井田廢阡陌開而畎澮溝洫之制隳由諸侯之去其籍也鄭國白渠芍陂之利與沒世不忘苟求其故不有傳載亦

何所引考論非則上虞縣五鄉水利之編所宜作也縣舊有三湖曰夏蓋曰上妃曰白馬五鄉受川之蒙資其利疏治閘築之規啟閉蓄泄之法自東漢逮今既詳且密間有攙佔覆奪更易者賴載籍明白持以證據於是乎得不泯壞之人陳恬又懼其久而或訛也裒集古今沿革與復事實以及誌刻東驛公規訟牒鋟梓成帙將垂不朽俾論來者其用心亦溥矣攜求敘引噫讀禹貢而知河洛考水經而尋源委詎不信然夫水利之在天下善用之則其施博有考證則雖湮廢可日受民等庸不究其利病耶是湖也在往歲嘗有傭民獻佃於橫政者適余視師上虞亟力止之得弗奪茲故重其請而概序焉不徵不信有如此水

至正二十又二年秋九月望日奉直大夫溫州路總管管
內勸農防禦事天台劉仁本書

士君子有天下國家之責則當思所以利乎天下國家無
天下國家之責而能思所以利其鄉者其賢亦可尚已而
況所利不在於一時而有以及於後世之遠且博哉上虞
陳晏如以五鄉之水利其有本末不徒輯而為書又必刻
而傳之以垂永久是其思以利其鄉於後世之意何如也
蓋夏蓋上妃白馬之為湖於上虞舊矣幸而不盜田則其
鄉之利甚厚不幸而不為湖則其鄉之害有不可勝言者
利害之分較然明著奈何細人之屬見往往設於小利幸
倖焉之可為措戴此晏如所為夙夜惓惓欲使後世長享

厚利而毋蹈遺害焉予見其書而悲其意曰今而見士君子不任天下國家之責而能思於其鄉貽後世之利如斯人者遂爲題其首簡俾後世覽者於是乎尚其賢至正二十二年龍集壬寅十二月朔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楊翮序

水利芻言一卷 刊本

明常熟李卿雲撰 論開濬白茆河事

鄧韍序 正德辛巳

七世從祖東齋先生序曰吳爲澤國卒多水患吏於其土者致有興廢一惟其人昔蘇文忠公爲政於吳聞單鍔善於水學訪之得其所爲書上於朝君子謂公與人爲善智

也嘉謀不隱忠也式敷民德仁也頃年以來三江既塞諸浦日湮太湖奔潰困川蹠洩被患猶數且甚吾友李君瑞卿嘗有疏濬之議矣而時無文忠漫莫之省大司空李公以天子之委重講求興發之功瑞卿有條陳二十策將上之會河南馬公以按治之職蒞吾常熟覽前陳之命有司[illegible]瑞卿於南以見公瑞卿水學不下於鍔而二公能以然公之心為心也大夫劉侯又樂為之勸爲吾鄉是書必有遇也瑞卿遇事敢言其所論列不暇文飾操觚立就讜其所欲言而止識者謂其文直其事核有子長之遺風若其嘗窮居而慨世變則又有范文正之隱憂焉者是可嘉已故爲之序以相其行正德歲在辛巳秋七月望後支川張

京安書

右河渠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 舊抄本

□右廸功郎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准備差遣臣陳克左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提舉圩田臣吳若同進

呂祉進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右邊防

洛陽伽藍記五卷 先君子手抄本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自序

雍錄十卷 明嘉靖刊本

宋新安程大昌泰之撰

張海序 嘉靖辛卯

李經重刊序 嘉靖十一年

右古蹟

北戶錄三卷 文瀾閣傳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舊抄本校

唐段公路撰崔龜圖注 閣本缺據舊抄本補 舊抄本目錄後有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一條

陸希聲序

桂林風土記一卷 舊抄本

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融州諸軍事

守融州刺史莫休符撰

自序 光緒二一年

岳陽風土記一卷 明嘉靖刊本 葉石君藏書

宋宣德郎監岳州在城酒稅務范致明撰 卷首有葉石君印記

徐學謨序 嘉靖癸亥

陸珊跋 嘉靖甲辰

六朝事迹編類二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臨馮氏寶伯校

題新安張敦頤編 卷首有毛子晉斧季印記

建康禹貢揚州之域斗牛分野在周為吳作春秋末為越（魯哀公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自越之後一百四十年為楚（周顯王三十六年楚滅越）自楚之後一百楚十年為秦（楚王負芻五年爲秦所滅乃周赧王時也）初楚

或王因山立號置金陵邑之或云以此有王氣因埋金以鎮之或云地接金壇之陵故謂之

金陵今石頭城是也及秦兼諸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金陵屬鄣

郡古鄣郡今吳興郡也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

東遊乃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改其邑爲秣陵縣秦秣

縣陵縣在今府城東南六十里秣陵橋漢武帝元封初廢障郡置丹陽爲秣

陵縣初漢置揚州治無定所輿地志云先理歷陽後理壽

春其後又徙曲阿漢建安十六年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

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晉太康初廢建鄴復爲秣陵

愍帝諱業因改爲建康元帝即位以建康太守爲丹陽尹

來齊而下咸都於此焉隋平陳廢丹陽郡乃於石城置蔣

州併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江甯縣唐武德二年爲揚州

東南道行臺置尚書省輔公祏據江東七年平又改爲蔣州八年罷行臺構揚州大都督府領上元金陵句容丹陽溧水等縣九年移揚州治江都改金陵爲白下縣屬潤州正觀七年復爲揚州乾元元年改爲昇州上元二年廢光啓三年復依以上元句容溧水溧陽四縣隸之置節度使天祐四年楊行密據其地爲金陵府號曰齊國封李昇爲齊王以建康爲西都以廣陵爲東都昇僭位國號唐傳二主共二十三年宋朝開寶八年平之復爲昇州天禧二年改江甯府建炎三年改建康府此金陵郡邑升降廢置之不常也余因覽圖經實錄疑所載六朝事尚有舛誤乃取吳志晉書及宋齊而下史傳與夫當時之碑記參訂而考之分門

編類綴爲篇目凡十有四卷雖叢脞無益於治道然展卷閱三百餘年興衰之迹若身履乎其間非徒得之於傳聞而已同志之士盍補其所未備者而傳之紹興歲次庚辰八月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新安張敦頤序

高陽許嵩作建康實錄文多汗漫參考者岐於省閱新安張養正裒傳史而爲六朝事迹編類部居粲然俾江左三百餘年之故實名布方冊非博雅好古未易成此書也余守建康養正適以議郎居幕府因取其書刊於此邦養正名敦頤婁事侯泮以文章道義爲學者之所矜式此特餘事爾紹興庚辰立冬日東魯韓仲通書

是書掂拾遺事分別條理洵是作手然引據失實如以王謝作王栩之類不免爲識者所嗤且語氣頗似不文今人耳食相倘至以此爲奇書家錄一冊沾沾自喜不暇校讐至有脫落數行增入助語以夾注作正文傭書之弊由癸巳之夏借得宋刻亟爲勘對復見是編面目然後冊巳是則抄本子不能復見完璧矣虞山馮武識

會稽三賦三卷 明刻刊本 述古堂藏書

宋東嘉王十朋撰剡谿周世則注郡人史鑄增注 卷首有錢遵王印記

會稽之山川風物載於圖經地志者固不少也然人一一泛觀則與易盡屑屑徧讀則神且疲儻非有所去取纂次

成文焉能貧於坑繹紹興間詹事王公以射策魁多士入官越蘇資治之暇乃於圖志摭其奕奕之事迹志謂異物志之類今覽先所引僅會稽志一書非先生作贊之前所有者加以贊傳新覩可紀之事從而鋪張者爲風俗賦以抑揚品藻寫於答問其事實其詞贍旨趣明暢字字淵源誠爲傑作公之究心可謂乎章風物之宗主其有光於吾邦者大矣及賦民事業蓬萊閣文皆醞正語亦高妙其有貝於奉君命紀勝槩者備矣可昔人所言擲地作金聲者豈得專其美哉竊惟風俗一賦雖有剡溪周君之注惟以表出山川事物爲意而公之文章以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者殊未究其根柢暨民事蓬萊之作其注又缺然無聞遂使覽者惜其未備鑄平川嗜

公之文至於成辭由是不揆檮淺輒皆爲之注雖未必一一請得公之本意且以補周君遺闕至其間間有闕畧詳備之不齊者然而意各有所謂闕謂故闕不注者如西子王室鼠竄遺跡德教民事類若之類是也畧謂畧慮非一而只取一二者爲注者如類書之出乎多十年于義一統數關九重之類是也大率事涉於隱者則從詳備且顯乎見者則從闕略蓋非徒取夫繁文而貴夫有以證明也李善注文選云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有所祖述也今注賦亦本此意然間有於事不切者恐其繁冗不敢悉取如黃冠不引禮記之文而引唐書是也若夫士大夫居是邦遊是境則是賦也不可以不知其或外此者苟能一日則不必上會稽探禹穴不必投剡中登天姥其若耶雲門又不必青鞋布襪也或從官於此則鏡湖秦望之遊亦不必月三四焉况人材風俗與夫登覽之勝

班班雖不具在所賴傳於世豈曰小補哉凡讀之者尚思乎音字之為種從而為釋音區別於句讀之下凡總類篇集有舛訛者據夏英公古文四聲韻爲音其有舛中有搭誤者亦書也庶幾不俟討論可以助眼過雲間門戴河間區區詮釋之意於是乎併書時嘉定歲在丁丑日長至愚齋史鑄序

莆陽比事七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書抄本傳錄

宋鄉貢李俊甫纂輯 是書仿急就篇彙求體取莆陽山川風俗古迹名勝人物科第道流釋子彙聚科分括以四言韻語約儷自為之注蓋地志創格也所採如紹熙莆陽志長樂志信安志游洋志清源志泉南錄南恩圖經本朝元輔表中興百官題名志閩川名士傳唐登科記五

代登科記離壓不玄編劉鳳手記鑑明錄等書多他書所未見者雖稍有殘闕亦足爲莆陽文獻之徵也

陳讜序曰吾莆山川淸淑風俗醇美民生其間率多秀異恥事末作一歸於儒自唐距今歷紀數百如節行揚芳文學垂範代不乏人進士擢第則有祖孫首榜魁亞聯名異科有賢良詞學之英一門有公卿岳牧之盛至於軼材絕藝隱士高譚間見軼出殆難悉數固炳靈之助亦漸靡使然也舊誌間多疏略由夫主其事者期於速成操觚之士不暇博訪遂使覽者不無遺憾今國家貢士李君俊甫幼傑慨然有志斯事上考史記旁摭稗錄下至諸家文集行負碑碣者只悉從采摭詢於耆儒參諸故老積十餘年心



目之勤蒐爲七卷幾數萬言彙聚科分聯比而書又爲編
日於前偶餘成編尤便披閱可謂勤矣書成適國子博士
三山林公來牧吾郡李君以其書獻一見嘆賞命書吏就
抄錄以筆札不閱月而畢親翰抵僕諉以序議竊自念齒
耄學荒理當推避旣而喟然謂士未遇時往往編綴古今
以爲選舉之圖講學譔文以爲俯仰之計奚暇採拾鄉閭
遺事以爲前輩不朽之傳後來慕用者之勸也哉是書之
成若不過博雅君子爲賞覽但藏巾笥耳今使君仁賢不
薄鄉郡樂其風土之美人物之盛爲之主盟將以傳信久
遠使後人更相勸勵斯爲忠孝冠冕言行楷式之歸風化
美意實在乎是何止書之幸吾郡之遭耶使君以鼎甲　師

儒宜爲序冠顚乃謙抑以筆授僕若又固辭恐幼傑用心之勤與使君樂善之懿終無以表見是題於卷首云

僕至郡之三月李君幼傑來訪出其書一編閱之蒲陽比事稿日也其言幾千有餘其事上下千百年間可法可勸可喜可愕無所不有於是嘉其工歎其勤也命工就綠全帙延訪儒生往復訂正凡踰年而書始成乃鋟木以傳後叩僕之力僅止是耳如此山川人物方輿而未艾高蹈而遺跡者又將月異而歲不同也幼傑勉乎哉僕老矣自是休影衡茅之下爲事棄置行樂餘暇時懷此郡好風南來倘聞述一佳話往往得解頤而笑蓋於此與復不淺嘉定甲戌四月下澣玉融林璞書於儒雅堂

武林舊事十卷 舊鈔本

宋 泗水潛夫輯

自序

武林舊事乃弁陽老人草窗周密公謹所集也刊本止第六卷山中伙先生所藏本終十卷後歸西河莫氏家余就假於莫氏因手鈔成全書以識歲月藏於家將至元後戊寅正月忻厚德用和父

此書二册予假於太子太保遂安伯陳公家同年友文部副郎黄君廷用錄之以歸予云宏治乙卯夏四月望從靖手跋

過王抄本前六卷舊抄缺後四卷命工寫足補季假得既

蘭賢伯校此又況余校一過頗有是正處朱筆小賢伯手
墨筆蓋余所校也此本係余婿友孫氏自舊藏氏自不祿
屈指已十有三年矣撫此不勝人琴之痛康熙丁巳小春
下浣觀菴陸貽典識於山涇老屋

武林舊事六卷 影正德刊本

泗水潛夫輯

宋廷佐刊板跋 正德戊寅

留志淑跋 同上

有雜記

游志續編一卷 抄本

明南村居士陶宗儀九成編　前有宋天台陳仁玉游志

得序并目是書繼仁玉游志編而作故云續編所載皆唐宋金元人游覽之文頗有世不經見者如劉祁游西山記北使記等篇他書似未之載其存佚之功爲不小矣至李格非洛陽名園記范成大驂鸞錄吳船錄蓋以世有傳本故存其目而未錄其文非有所殘闕也

淳祐癸卯歲閏在秋景氣極高迴望屋角山光與天合碧左右叢巒獻狀似相招相延苦有不勝情者而余適病趾弗能遊焉聊獨鴒首引前誦遠遊招遊諸篇以自宣暢因懷自古山川之美人物之勝登覽遊從之適雖其有得於心有感於是者不能盡同而皆超然無有世俗垢氣物欲之累意謂古今樂事無過此者乃取自咏沂而下二千載

問訖於近世張朱氏衡山之游高情遠韻聚見此編若身參其間而目與之接胷應和而俱翱翔也吁世亦有好遊若予者乎旬有五日編成是爲序天台陳仁玉

辛酉九月望假過孔嘉兄雲光閣見有此本在几上云是借陸元洲者遂爾袖歸燈下錄之以爲齋中卧遊之玩少俟閒暇謀將祕籍所傳遊覽諸作錄之以續二公之不足未知遂此志願否命徐問之裒完併記十一月朔錢穀

游志續編一冊錢磬室先生手鈔本予假於長塘鮑君以文命胥錄之古人於小碎文字編之錄之不遺餘力若此惜陳氏初編僅存其目異日當一一按目補之也乾隆丙戌秋七月晦日吳翌鳳志

明錢磬室手鈔游志續編吳郡陸貞齋先生所貽吳君枚
庵借錄未遑出游踰十稔不歸家所藏書散失殆盡此書
幸爲黃孝廉蕘圃所得寻輟元刻道園遺稿易之不可則
以枚庵手鈔本歸予予喜過望如獲瓌寳得本不復置念
矣枚庵書法秀逸手書秘册幾及千卷他所收儲亦皆善
本今之錢磬室也一旦化爲煙雲共歸烏有蓋有大難爲懷
者矣展卷嘆息久之嘉慶甲子十一月望通介叟鮑廷博
識於知不足齋

右游記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舊抄本　毛斧季照宋刊本手校

宋奉議郎充奉使高麗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賜緋魚袋

宋徐兢撰　後附張孝伯撰兢行狀末卷傳學纂補之人

典領事蹟至卅以下明海鹽鄭休仲本脫一葉鮑氏本同此

本獲宋槧校補二百五十三字可稱完善每卷俱有虞山

毛扆手校跋記

自序　宣和六年

徐蕆手校跋　乾道三年

毛氏手跋　日此本抄手拙劣且多錯簡久置不觀甲申五

月從米中丞借得宋槧本自六月十五日校起時方校訂

詩詞雜俎鳩工修板因多間斷至七月二十三日方畢他

日從此錄出可稱善本矣惜宋本亦缺三葉無從是正爾

二十卷圖又　虞山毛扆識

卷五六

島夷志畧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汪大淵撰

九州環大瀛海而中國曰赤縣神州其外之州者復九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此騶氏之言也人多疑其荒唐誕誇況當時外徼未通於中國將何以徵驗其言哉漢唐而後於諸島夷力所可到利所可到班史傳固有其名矣然考於見聞多襲傳者未有身遊目識而能詳記其實者猶未盡徵之也西江汪君煥章當冠年嘗兩附舶東西洋所過輒采錄其山川風土物產之詭異居室飲食衣服之好尚與貿易資用之所宜非其親見不書則信乎其可徵也夫言海中自多鉅魚若蛟

龍鯨鯢之屬雜出遊鼓濤鉅風莫可名數舟人擂雞毛以驅之則遠遊而沒一島嶼間或廣袤數千里島人浩穰其君長所居多明珠麗玉犀角象牙香木爲飾橋梁或甃以金銀若珊瑚琅玕玳瑁人不以爲奇也所言山有可觀則騶衍皆不誣焉知是誌之外煥章之所未歷不有瑰怪廣大又逾此爲國者歟大抵一元之氣充溢乎天地其所能融結爲人爲物惟中國文明則得其正氣環海於外氣偏於物而異類殊候材質與賦固其理也今乃以耳目弗逮而盡疑之可乎莊周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博古君子求之異書亦所不廢也泉修郡乘既以是誌刋入之煥章將歸復刋諸西江以廣其傳故予序之至正十年

龍集庚寅二月朔日翰林修撰河東張翥序

中國之外四海維之海外夷國以萬計唯北海以風惡不可入東西南數千萬里皆得梯航以達其道路象胥以譯其語言惟有聖人在乎位則相率而效朝貢互市雖天際窮髮不毛之地無不可通之理焉則我皇帝既平宋氏始命正奉大夫工部尚書海外諸蕃宣慰使蒲師文與其副孫勝夫尤永賢等通道外國撫宣諸夷獨爪哇負固不服遂命平章高興史弼等帥舟師以討定之自時厥後唐人之商販者外蕃率待以命使臣之禮故其國俗土產人物奇怪之事中土皆得而知奇珍異寶流布中外爲不少矣然欲考求其故實則執事者多秘其說鑿空者又不得

其詳唯象章汪君燠章少負奇氣爲司馬子長之遊足跡幾半天下矣又以海外之風土國史未盡其蘊因附舶以浮於海者數年然後歸其目所及皆爲書以記之較之五年傳語大有逕庭矣以君傳者其言必可信故附錄清原續志之後不惟使後之圖王會者有足徵亦以見國家之懷柔百蠻蓋此道也歲在己丑冬十月又二望日三山吳

繫序

清源續志序曰古有九邱之書誌九州之土地所有風氣之宜與三墳五典並傳周列國皆有史晉有乘輿楚有檮杌魯有春秋是也孔子定書以黜三墳衍述職方以代九邱錯削春秋以寓一王法而乘輿檮杌遂廢不傳及秦罷

侯置守發列國史漢馬遷作史記闕牧守年月不表郡國地誌漫無可考學者病之厥後汀表華陽有誌汝穎之名士襄陽之耆舊有傳隋大業首命學士十八人著十郡誌見以前史氏之闕遺也閩文學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獻彬彬可考時號海濱鄒魯不誣矣國朝混一區域至元丙子郡既內附繼遭兵燹郡城之外莽爲戰區雖值承平未能盡復舊觀清源前誌放失後誌上於淳祐庚戌迄今百有餘年前政牧守多文史武夫急簿書期會而不遑於典章文物比年修宋遼金三史詔郡國各上所錄而泉獨不能具無以稱德意有識悵焉至正九年制以閩海憲使高昌偰侯來守泉臨政之暇考求圖誌見是邦古今政治

沿革風土習俗變遷不同太平百年譜牒猶有遺逸及今不紀後將無徵遂分命儒生搜訪舊聞隨邑編輯成書藂非尚泉峯命與學士君子裁定删例爲清源續誌二十卷以補清源故事然故老漸愚新學捘於聞見前朝遺事蓋十具一二以傳焉至正十一年暮春修禊日三山吳鑒序

右外紀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七終